

樂

日

文

史

12

劃

十

八

五

乐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深情的教诲……………韩春华口述 李小珍记录(1)

“31”号办公室见闻……………芮灿庭(9)

故人小记——记饶彰风尹林平……………吴有恒(23)

红一军团长征过乐昌……………少华 游胡(30)

肝胆相照 同舟共济……………陈仲舒 潘平(36)

含冤三十五载的邝治山……………何西成(4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乐昌共青团

组织概况……………廖治金(49)

朱节山其人……………廖治金(55)

蚱蜢的最后一跳……………邓德俊(57)

宜乐游击自卫队抗日纪实……………林剑锋(63)

高富抗日自卫队两击日寇……………

……………廖翰华口述 杨民生整理(67)

喋血鏖战万家岭 陈元诚 (71)

龚楚浮沉录 林剑锋 (78)

民国陆军少将徐锡勋纪略 包祥应 (89)

徐锡勋对联辑录 包祥应 (94)

裕农园华侨垦殖场前期概况

..... 侯铭昌口述 邓贯然 李小珍整理 (99)

乐昌民间戏班演出习俗 罗其森 (108)

李宗仁先生谈乐昌风情 李小珍 (114)

泷头庙多种名称的由来 鸣 声 (116)

岭南滴水洞 湘 仁 (120)

话说龙塘 杨民生 (123)

武阳司四方竹的传说 鸣 声 (125)

深 情 的 教 诲

——记王任重同志在坪石

韩春华口述 李小珍记录

1989年9月和1990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两次来乐昌坪石，我奉命前去做接待工作，有幸在王任重同志身边，聆听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情教诲，是我平生的一件幸事。

王任重同志第一次到坪石是1989年9月10日至15日，与王老同来的还有全国政协常委杨堤同志、大连外国语学院李柱同志以及王任重同志的女儿王晓黎同志。到坪石来拜望王老和汇报工作的有广东省委办公厅杨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办公厅肖天山主任、韶关市委书记冯灼锋、政协主席周昶、乐昌县委书记汤彤海、政协主席黄子明、坪石镇委书记杨良胜、镇长倪永秀等同志。王老在坪石先后召开过几个座谈会，听取了韶关市、乐昌县、坪石镇领导同志对本地区经济、文化、统战、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汇报。座谈

会上王老神采奕奕，和谒可亲，有时插话，提出问题；有时又循循善诱，帮助我们理解中央的政策精神；有时又讲几个故事，拉一点家常，使与会者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乐昌县政协主席黄子明同志是河北人，当谈到他早年曾跟随王任重同志在冀南行署工作的时候，王老仿如他乡遇故知，十分高兴，于是又亲切地向我们讲述了一段他在冀南不寻常的经历。王老说：“我是景县人，青少年时代也爱武术，喜欢京戏，也能拉一手京胡。1943年日本鬼子搞大扫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血战。当时我在冀南工作，正率一支队伍与日寇周旋，在一次作战中我不幸腿部中弹。战友们牺牲了，转移了，我因腿负重伤难以行动，身边只有我的爱人和一个警卫员，由他们把我背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后来鬼子又来搜查，是那里的老百姓千方百计把我们几个掩护起来的。我们革命是为了老百姓，但如果没有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支持，我们是没有今天的。”在座的人都深受教育，

无不为之感动。

当乐昌县的领导同志在汇报中谈到农田基本建设情况时，王老插话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非常重要，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就很重视。我在湖北工作17年，毛主席多次到湖北，都十分关心水利建设。早在1954年毛主席就提出了要建三门峡水利工程的问题。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到武汉，毛主席就请他帮助从苏联派专家来勘探。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确是这样。”

9月14日是中秋节，秋高气爽，红日东升，雄奇的金鸡岭上秋花灿烂，显得格外的壮丽。来坪石金鸡岭和漂流九洑十八滩旅游的人特别多。大清早，那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络绎不绝，山上山下人声鼎沸，百鸟和鸣，好一派节日景象。王任重同志这天也起得早，在省、市、县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扶杖登山。王老登上金鸡岭，观看四方，果见四周绝壁如削，是一座天然的山寨。王老听说金鸡岭是因岭上有一酷似雄鸡的巨石而得名，又传说是太平天国洪宣娇扼守抗击清兵的地方，王老倍感高兴。在点将台洪宣娇塑像处王老与女儿王晓黎及外孙女合影留念。他对这位古代巾帼英雄深表敬意。在大型摩

崖石刻“梅花”处王老提出独自留照,并说“梅花香自苦寒来,能陶冶人的情操”。王老对这幅石刻作品很欣赏,并问了作者李祥美同志的情况,充分表现了王老对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的关怀。王老登上一字峰,极目湘粤,群山起伏,武水滔滔,尽收眼底,他说这里的确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当有人告诉王老,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曾登金鸡岭并指示在岭上要建凉亭时,王老笑了。大家说,王老也曾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今天中秋与民同乐,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胜清亭,传说是洪宣娇抛鱼智退清兵的地方,后人为纪念洪宣娇兴建的。王老和大家都在此小憩,这时大连外语学院的李柱同志趁人们坐下休息的时间,表演了自然门武术。李大姐虽已六十七岁高龄,但拳脚异常迅猛有力,刚柔相济,不同凡响,一路拳就打了近二十分钟,过往游人见之鼓掌喝采,称她是当代巾帼豪杰,王老亦连声叫好,把登山游兴推向高潮。到了中午时分王老和大家才缓缓下山,回金鸡宾馆休息。

中秋节这天的下午2时半,金鸡宾馆的三楼会议室里窗明几净,一幅金鸡岭油画高挂中

堂，书台上陈放着文房四宝，会堂四周坐满了干部职工，人们都在恭候着王任重同志和杨堤同志的到来，因为大家都希望王老挥毫题词，得到王老的墨宝并和王老合影留念。下午3时，王老和杨老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笑容满面步入会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迎接两位首长的光临，两位领导人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欣然与同志们分别合影留念，满足了同志们的愿望。接着王老走到写字台前挥毫题词。为乐昌县委、县政府的题词是：“**艰苦奋斗、振兴乐昌**”；为坪石镇的题词是：“**岭南第一镇，广东北大门**”；为金鸡岭的题词是：“**金鸡啼晓，宾客如云**”；为九洑十八滩的题词是：“**韩泷烟雨**”；为古佛岩的题词是：“**古佛洞天**”。此外，还为一些干部职工题了词。最后，王老还为我写了“**龙腾虎跃**”的条幅，并说，“看你上午在一字峰打的那路拳就有点龙腾虎跃的姿态了”。这是王老对我的鼓励，我永远把它铭刻在心中。王老一连写了30余幅题词，足有两个多钟头，一幅幅金光闪闪的题词是王老留给乐昌的珍贵财富，是鼓舞我们振兴乐昌的力量。当我们劝王老休息时，他才坐下来，和大家聊天，整个会议室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

中秋月夜，碧空万里万家灯火，装点山城，轻歌漫舞，娱乐升平。有粤北门户之称的坪石，显得特别热闹。中国气功协会功理功法委员会顾问管瑛同志家里的厅堂中悬挂着两幅醒目的题词，一幅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同志写的“自然而然”；另一幅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写的“果然必然”。老管家的桌上摆了许多佳果、月饼，特邀王老、杨老等贵宾来家中作客，欢度良宵。王老和杨老都高兴的接受邀请，从金鸡宾馆步行到达管瑛的住地，在客厅里握手言欢稍息后，就到阳台上赏月。天空中皓月高悬，阳台上花香浮动，电视里播放着祖国各地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此时此景真有如李白所说的“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之感了。王老说：“坪石是个好地方，在这里赏月，欢度中秋，真是高兴极了。吟月亮之诗，唱月亮的歌，讲月亮的故事，吃广东的月饼，总之来者都要出节目。”王老的一席话，赏月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喜笑颜开。有人提议说：“还是先吃月饼，这里有广东的趣香月饼、莲蓉月饼、五仁月饼、双黄月饼，请各取所需”。到场的一致赞同，个个都甜滋滋的。言谈间，我请王

老、杨老明年再来。王老说：“坪石这个好地方，我一定还会来。”杨老也点头。我又说：“我快退休了，希望王老能给我再题一词。”王老欣喜应允。1990年元月，王老在北京为我题写了“霜叶红于二月花”，托友人带给我，对我的晚年寄予殷切的期望。

王任重同志第二次到坪石，是1990年5月12日至18日，这一次陪王任重同志来的有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申兴国、湖南省顾委副秘书长高绍英、王任重同志夫人肖惠纳、秘书曹志勤、王福庆、王老的女婿、中国著名琵琶演奏家李光祖等同志。前来坪石拜望王老和接待的有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何宝松、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负责人杨恩贵、中共韶关市委书记冯灼锋、韶关市政协主席周昶、中共乐昌县委书记汤彤海、乐昌县政协主席张祖洪、坪石镇党委书记倪永秀、镇长陈均达等同志。5月15日王老听取了坪石镇倪永秀同志关于坪石镇工农业生产等方面情况的汇报后，表示满意；对镇政府请求他帮助解决的两件事，一是请求帮助解决每年供应50吨煤气，二是请求王老转请广东省副省长匡吉拨款30万元解决扩大供水工程问题。对此，王任重同志都批转

有关单位支持解决。

在这段接触的时间里，我们还聆听了王老关于要坚持党的原则，要经得起各种考验的教导。王任重同志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他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中，由于坚持党的原则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文革初期王老闹病，湖北省的一些造反派抄到了王老的日记，歪曲所写内容，当成黑材料。肖惠纳同志写信给周总理，总理派人来解围。王任重同志遭“四人帮”迫害被关押后，夫人肖惠纳也被关押了，秘书曹志勤受株连被打进监牢。当王老的女儿到秦城探望父亲时，王老一见就问肖惠纳同志情况如何？哪知肖也坐牢去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期间，王任重同志经受了百般的折磨，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但王老坚持对党的信念，对党无限忠诚，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利益奋斗到底的精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德风范。

1990年5月17日湖南省政协主席刘政、郴州地委书记周时昌、郴州地委秘书长李亚水、郴州地区政协负责人周名彦等同志专程来坪石接王任重同志去湖南。于是王任重同志于5月18日起程北上，临别时，王老热情地与送行的同志一一握手道别，亲切的对大家说：“以后，我还会来的。”我们怀着依依不舍之情目送王老上车。

“31”号办公室见闻

一位警卫战士的自述

芮灿庭

文化大革命中，在粤北崇山峻岭、野草荒烟的九峰山下，新设了一个秘密机构：“31”号办公室。那时我正在部队某机关当战士，一天，领导通知我说，要我下连队去锻炼一段时间，而我要去的这个连队，它的警卫目标就是这个办公室。还说，这个办公室既不归我们机关管，也不属上一级机关管，我们的任务只是警卫它……

说实话,对整个粤北山区我还是比较熟悉的,野营拉练时,我曾随部队穿越过那里人烟罕至的原始森林,翻上过到处是狐踪兔迹、古树参天的大瑶山。后来又因工作关系,跑过不少山区的县,九峰山我也去过,使我感到疑惑的是,在那样一个村庄疏落、青山寂寂的偏僻角落里,交通又那么闭塞,怎么会有一个如此重要的“办公室”呢?

当我到达目的地之后,眼前的事实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它根本不是什么想象中的伏案办公、处理重要事务的场所,而是一座真正的监狱。两栋平常的红砖青瓦平房,座落在一座荒丘上,四周是两人多高的围墙,把它围成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高大的围墙上,布着几根又粗又黑的电线,围墙外是一片起伏的茶林,广袤、空漠。整个环境,一望可知,过去这里是关押重犯的地方!

当时,这里关押着的却是中南局和原广东省委、省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其中,我能够记得起姓名的有:金明、李一清、李尔重、王德、尹林平、李嘉人以及周楠等许多同志。他们当中,就我所知,有的是二十年代就参加了革命,有的

是从井冈山时期起就一直跟随毛主席闹革命，有的甚至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在二十年代就担任过党的相当重要职务，如今却一个个身陷囹圄，被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最终证明了他们不仅不是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绝大多数都已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在省、市，有的在中央部门工作，这样，我觉得有一个事实不容我们回避，那就是：在林彪、“四人帮”及其罪恶势力得逞的年代里，我们共产党的监狱的的确确地曾一度无情地囚禁了共产党人！这一怵目惊心的实事，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痛心疾首，值得我们揭露和回顾吗？其次，我觉得大家对于共产党人在日本人监狱里的凛然民族气节，在国民党监狱里视死如归的精神都是比较熟悉的，但在自己的监狱里到底怎样呢？我作为一个警卫战士（准确地说是看守），亲眼目睹了林彪、“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也看到了他们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看到和体察到那时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命运的忧虑。虽然我只是一个警卫战士，观察到的东西极其有限，但是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当时那些记忆翻出来，让大家都知道。

这个特殊的“办公室”有一个奇特的地方。你说它是监狱吧，可有些地方跟监狱又不一样。譬如，两栋平行的瓦房，前后相距不过五、六米，但前一栋住的并不是关押对象，而是那些“办案”的人。这在一般的监狱是绝不可能有的事。这样，至少可以说对“办案”人的“办案”非常的方便。只要他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去审讯，提他所愿意提的问题。总之，这是个叫你神经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的环境，你得随时准备着应付这些人。气氛也较一般监狱森严，外有持枪的士兵，里面，就在关押人住的那一栋平房的走廊上，还专设了一个游动哨。夜间，规定每个人的房门必须反扣着，房内不准熄灯，灯火通宵达旦。不管白天黑夜，哨兵都可以注视到里面的一切。起居饮食当然谈不上什么自由，即使是上厕所也得报告，每个人被分关在一个独立的房间内。

当时，有几个病号，有的患较严重的高血压，有的上了年纪。我记得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同志，关了人家几年，结果查来查去什么问题也没有，后来只好“解放”了。我们游动哨的职责之一，就是遇到紧急病号发生要立即去通知抢救。医生是特地从广州派来的，住得也很近，就在前

一栋。从外表看，安排够人道的了，可惜的是，这位医生却是一位即将分娩的女同志，一副瘦弱的身材，走路时喘着粗气，艰难地腆着大肚子。当时天气开始转凉起来了，北风绕过九峰山脊直冲下来，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这样理应由别人照顾的人竟然会派到深山沟里来照顾别人，还要应付可能的急救病号，也许是这个办公室考虑问题时的一种疏忽吧！

因为办公室明确向我们连队交代了这些人是“叛徒”、“特务”，交待了谁问题“最严重”，要严加监视，等等，故少不了给他们这些人带来一些麻烦。当时我想，既然是“叛徒”，当然就出卖过我们的同志，那是最叫人可恶可恨不过的了，还有问题“最严重”的，那当然是最最可恶、最最可恨的了。结果，由于我的轻信，使一个问题“严重”的人倒了霉，一天清早，他叫门报告，我知道他是要上厕所大便，但嫌他把门敲得响了一点，心里恼火，硬是不给他开门，还恶作剧地非要他拉到洗脸盆里不可……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内心总感到非常懊悔和内疚，可在当时，谁不恨一个出卖同志的“叛徒”呢？象这样有意虐待、凌辱他们的事，可

以肯定决不会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有几件事却引起了我的思索。一件是，有一次我站哨，“办案”人在问一个人：“你被捕自首过没有？”“没有！”“你要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知道吗？”被审人接着反问：“你说说我什么时候被捕自首过？”

我等待着“办案”人暴风骤雨般的强有力回击，可我作梦也没有想到，“办案”人只是干咳了几声，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抬出“最高指示”吓唬了几句，悻悻地走了。

我想：连人家有没有被捕叛变过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就把人家关起来当“叛徒”治呢？

另一件事是他们审尹林平同志，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们问他叛变过没有，尹林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没有！”“办案”人嘲弄地问他：《毛泽东选集》多少卷多少页中的文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好好学过没有？谁知尹林平同志根本不吃他这一套，气得脸顿时变了色，拍着桌子大骂：“放屁！我学得比你多呢！你们动不动就拿毛主席的话来压人。我问你：‘实事求是’是不是毛主席讲的？你们照着做了没有？有没有叛变过，你们可以查嘛，查